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96851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96856

出版时间：2011-3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[日]京极夏彦

页数：392

字数：259000

译者：王华懋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内容概要

一名战前曾在偏远山村户人村担任驻警的退伍军人光保公平，为寻找传说中不老仙药「君封大人」重访户人村，没想到村民却集体消失、不知去向。

三流文士关口巽受托查访真相，当谜底即将揭晓时他却失去意识，醒来时竟成为杀人嫌疑犯.....

此外，拥有大片土地的富豪孙女怀疑爷爷记忆被人修改；传闻中百发百中、可左右国政的占卜师表明自己的预言全是捏造.....各路人马假借延年益寿、神通为名，操控群众、恣意敛财，他们的目标全指向谜样的户人村.....

世上真有不老仙药？

面对众多强敌，京极堂如何全身而退？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作者简介

京极夏彦(Kyogoku Natsuhiko), 别人难以模仿、难以企及的作品, 对他来说只是兴趣。

1963年3月26日出生于北海道小樽。

1994年: 在工作之余写下处女作《姑获鸟之夏》, 为推理文坛带来极大的冲击。

1996年: 出版京极堂系列之二《魍魉之匣》, 就拿下第四十九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, 之后陆续推出《狂骨之梦》、《铁鼠之槛》等九部系列作品。

1997年: 时代小说《嗤笑伊右卫门》获第二十五届泉镜花文学奖。

2003年: 时代小说《偷窥者小平次》获得第十六届山本周五郎奖。

2004年: 怪奇时代小说《后巷说百物语》获得第一百三十届直木奖。

京极堂系列小说人物设定鲜明、布局精彩, 架构繁复, 举重若轻的书写极具压倒性魅力, 书籍甫出版便风靡大众, 读者群遍及各年龄层与行业。

京极夏彦目前正以让人瞠目结舌的奇快速度创作, 被誉为“神”一样的创作者。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书籍目录

总导读 独力揭起妖怪推理大旗的当代名家——京极夏彦
野篁坊
鸣汪
咻嘶卑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章节摘录

妹尾难得来访。

妹尾在只有一名社长、两名员工的小型出版社担任糟粕杂志〔注〕的编辑。

我虽然算是靠写小说维持生计，但是因为不仅写得慢，销路又不好，所以除了文艺杂志以外，也到处写些猥琐的实录报道来糊口。

我使用笔名，也提供稿子给妹尾所编辑的《实录犯罪》。

“真是稀客……”我总算说出像日语的话来。

“……鸟口呢？”

“名叫鸟口的青年是妹尾的部下，平素拜访这里的几乎都是他。”

“鸟口最近很忙。”

喏，就那个算命师啊。

“哦……”我不是很清楚，不过鸟口这几个月以来，一直在追踪采访一个冒牌算命师。

“我记得是……”我说出口的话极为简短，不过似乎比滔滔不绝的空洞内容更容易懂。

可能是对方会自己揣摩意思来回答我吧。

妹尾点了几下头。

“没错没错，那件事愈来愈不得了，我们现在领先了其他出版社呢。”

谁也没料到事情竟然会变成那样，所以抢先采访的只有我们而已。

“哦……这样啊……”我不明白妹尾说的那样是哪样。

我既不看报，也不听广播。

这几天以来，我甚至没有和妻子以外的人交谈过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我问。”

“然后……什么？”

“呃，就……”“然后呢”这样暧昧的询问，的确会让人穷于回答吧。

“……你今天是……？”

“我是为了别的事来的。”

关口老师，您最近有没有稿子要截稿或是要进行采访？

……”“呃，这……”“没有，没有是吧？”

那太好了。

“我觉得一点都不好。”

“反正我总是很闲。”

妹尾先生才是，总编辑可以擅离职守外出吗？

会被社长责骂吧？

“我就是来处理社长交代的事的。”

“妹尾愉快地说。”

妹尾比我年长，如果不说话，他看起来也像是有了相当的年纪。

不过实际一交谈，印象随即改观，无论什么话题，他都会像个孩子般高兴地聆听，而且十分健谈。

光是闲话家常，有时随便就可以聊上两个小时。

“社长交代的事？”

那还真是个大任务呢。

这跟我有关系吗？

“这个嘛，我想您听了就知道了……啊，这理所当然嘛。”

“是理所当然啊。”

“对话总像少了根筋。”

妹尾也好，鸟口也罢，明明老是写些令人鼻酸的凄惨事件报道，个性上却都有些洒脱不羁之处。

妹尾原本就大而化之，再配上注：日本战后一时蔚为风潮的三流杂志类型，内容多以腥膻八卦的不实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报道为主。

由于杂志社经常遭取缔而倒闭，如同用糟粕酿造的劣酒般，几杯下肚即倒，故而名之。

天性鲁钝的我，使得对话完全失去了紧张感。

“那么……”原本有些驼背的妹尾略微挺起身子，从破烂的皮包里取出大型文件袋，开口问道：“…
…关口老师，您记得津山三十人惨案吗？”

“呃，记得是记得……”“我想也是。”

“妹尾说，”一般人都知道。”

“是吗……我记得好像是昭和十三年（一九三八年）的事吧？”

“是啊，距今才十五年。”

“妹尾显得格外神采奕奕，”当时我才二十三岁呢。”

“啥？”

“当时我又是几岁呢？”

“因为我跟凶手都并年纪相同。”

“这又怎么了么？”

……”“津山事件在连续杀人事件当中，算是空前的大事件。”

在短时间内进行大屠杀这一点上，无人能出其右。

凶手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，就夺走了三十条人命呢。”

“妹尾先生，这种事要是随随便便就有人能出其右就糟糕了。”

不过就算过程惨绝人寰，它的实情也与世人所认定的猎奇事件有些不同吧？”

“当然不同了……”“而且据说凶手是个老实的读书人。”

“是这样没错。”

不过我所说的不同，并不是这种不同。”

虽然关口老师说‘世人所认定’，但是其实呢，世人根本已经不在乎了。”

“不在乎？”

……怎么说？”

“已经忘了，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津山三十人惨案了。”

“哦……”所以妹尾才会先问我知不知道吧。”

“也难怪吧。”

不管怎么说，中间都经历过战争时期嘛。”

别说是三十人了，战争里死了好几万人。”

该怎么说，相形失色吗……”妹尾以奇妙的声调说道，甚至露出奇怪的神情来。”

“那真是起大事件哪。”

可能是我的故乡在关西，比东京更靠近那里，所以才会记忆犹新吧。”

“说是大事件，的确是起大事件，我想当时应该也轰动一时。”

不过，我记得还比不上阿部定事件。”

“妹尾拿着文件袋，双臂交抱着，露出纳闷的模样，还垂下了两边嘴角，”唔唔”地低吟。”

“就像关口老师说的，或许是因为战争的关系。”

可是那么重大的事件，会遭到遗忘吗？”

……”“都已经是这种时代了，那种黑暗的记忆，大家毋宁是想要遗忘吧……”这个国家的人民竭力避免注视黑暗，只努力望向光明生活着。”

这也无可奈何吧。”

若非如此，也不可能在这这么短的时间内将一片焦土复兴到现在的地步。”

我这么说，妹尾便再一次露出纳闷的模样。”

“可是，那么为什么敝社的杂志这类犯罪杂志，只要出版，就有不错的销售成绩？”

坊间充斥着猎奇变态犯罪读物。”

我们的杂志也是，只是把内容写得再耸动一些，还可以卖得更好。”

虽然那不合我的志趣。”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“那是因为……”我认为，即使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黑暗也不可能就此消失。就算粉饰太平，以漂亮的词句蒙混过去，用道理加以封印，存在的事物还是存在。只要稍微出现一点点裂痕，黑暗就必定会冲破日常的表面，倾巢而出。每个人都隐约知道这个道理。

尽管依稀明白，却佯装不知道，如此罢了。

所以至少想要把世上的黑暗都当做身外之事、虚构的事吧。

“……杂志说穿了只是杜撰出来的。

“我们杂志标榜的可是实录。

”妹尾依旧一脸无法信服的表情。

“姑且不论这个，妹尾先生，从刚才开始，你的话就一直不着边际……”我这么一说，妹尾便说：“啊，这真是失礼，难道尊夫人要回来了吗？”

”伸长了脖子四下张望。

他对于谈话没有进展似乎不以为意。

“不，内子暂时还不会回来，她黄昏才会回来。

不管这个，是不是差不多该进入正题了……”“正题？

”“刚才说的是正题的一部分啊。

”“咦？

津山事件吗？

”“不是。

”妹尾又交环双臂低吟，“跟津山事件本身没有关系。

”“妹尾先生，你讲话怎么这么拐弯抹角的呢？

”“嗯……说得也是。

那么……”妹尾犹豫一会儿，摇了一下头，说：“那么我开门见山，直接说结论了。

”接着他说：“可以麻烦您……找个村子吗？

”“找……找村子？

什么意思？

”我一头雾水。

别说是一头雾水，因为太过唐突，我甚至不觉得妹尾是在捉弄我。

“您一头雾水对吧？

”妹尾笑得开怀。

“当然会一头雾水啦。

你说是社长交代的事，跟津山事件有关，然后突然要我找一个村子，这简直是打禅语嘛。

要是解得出来，那我就是个了不起的高僧了。

”“啊哈哈，说的没错。

”妹尾搔着头，松开跪坐的脚。

”其实啊，我们社长--也就是赤井书房的老板赤井禄郎，我想您也知道，他的本业是贩卖学习教材的。

出版算是他的嗜好，所以赚不赚钱是其次，只要我们尽心做好工作就好。

”“那不是很好吗？

”“嗯，这是很好，但是相反的，就算破产了他也不痛不痒，所以我们做员工的总是提心吊胆的……”

”“话又离题了。

”“哦……”因为搞不懂主题是什么，就算离题了我也不可能发现。

我与赤井社长有数面之缘，印象中他就像个性情温和的青年实业家，没有出版业者那种独特的气质。

“反正，我们老板赤井总是忙着修理、改造汽车，申请发明专利等等，兴趣太多是他惟一美中不足之处……总之，赤井的老朋友里，有位叫光保的人。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” “光保？

是名字吗？

” “是姓，光保……我记得是叫公平吧。

这个人头发稀疏，身材微胖，是个面色光滑红润的阿伯。

这位光保先生以前是位警官。

” “警官？

……” “嗯，警官。

以前好像在静冈担任巡查，还是驻在所警官。

这个人啊，他以前被分发驻守的村子，不见了。

” “这……” 令人不解。

“……你说的不见，是指废村的意思吗？

或者是盖水坝而沉入水中，还是和邻村合并后改了名字……” 妹尾拜拜似的竖起单手，左右摇摆。

“不是。

” “不是吗？

” “废村……是废村了没错--不对，真难解释呢。

真的是消失了。

” “妹尾先生，什么消失……” “只能说是消失了。

光保先生当时常驻的派出所--还是叫驻在所？

这我不太清楚，而且警察机构和现在也不一样了。

当时好像是内务省管辖的吗？

” “什么'吗'，妹尾先生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

” “哦，就跟津山事件同一年啊，十五年前。

听说他一直任职到昭和十三年五月。

” “原来如此……” 关联只有如此。

三十人惨案似乎只是用来交代时代背景的前言罢了。

“然后，听说那是个小山村，面积广阔，但是户数很少，总共只有十八户而已，人口顶多也只有五十人左右。

是个小村落。

” “村名叫什么？

” “好像是 hebito 村。

” “35” 怎么写？

蛇和户吗 [注四]？

” “忘记了。

” 妹尾说，“我是从光保先生那里听来的，但忘记是什么字了。

应该是有个户字，可是我不记得有蛇这个字……是两个字没错，我应该抄下来的。

然后，听说村子正中央有一户宅邸宏伟的人家，屋主好像是地主还是村长。

那户人家姓佐伯，这我倒是记得。

在这户人家周围，相隔甚远的地方零星地坐落着人家和小屋。

几乎都是农家，也有贩卖牲口的，而卖杂货跟处理邮件的，就只有村子入口处的那一户。

还有一户是医生，据说是佐伯家的亲戚。

” “哦，真详细呢。

” “哎，因为才十八户嘛。

在那里当警察的话，全部都会记得的。

实际上，光保先生也说他到现在都还记得。

” 说得也是。

“只是，听说光保先生在那个村子连一年都没待满。

” “因为调职吗？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” “他出征了，因为出征而离开。
是日华事变吧，我记得《国家总动员法》好像是在那一年施行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妹尾抿起嘴巴，鼻子“唔嗯”了一声。
“……然后，光保先生复员回来一看，村子竟然不见了。
” “所以说，妹尾先生……”我往前探出身体。
” 所谓不见是什么意思？
你刚才说只能说是消失了，可是村子不可能像烟雾一样凭空消失吧？
” “可是就是这样。
” “什么就是这样，那村子原本所在的地方怎么了？
变成一片荒野吗？
还是开了个大洞？
” “没有洞。
” 难懂到了极点。
不晓得是说话的人说不清楚还是听的人理解力不够，丝毫抓不到这番话的重点。
妹尾似乎也察觉到我还是听不懂，他寻思了半晌后，遂加以说明。
“正确地说，光保先生回国，是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；更正确地说，是昭和二十五年。
才三年前的事而已。
换句话说，光保先生长达十二年间都在中国辗转流离。
听说他最后到了马来半岛，我是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。
其实……光保先生去年造访了那座令人怀念的村子。
现在有许多地名还有交通状况什么的不是都变了吗？
可是那地方却没有半点改善，现在依然没有巴士通行，而且地处连铁路都没有的穷山僻壤，他凭着模糊的记忆到了那里一看……村子竟消失得一干二净。
在十二年之间，hebito 村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” “变成……山了吗？
” “那样的话还可以理解。
比方说……对了，位于村子入口处的杂货店。
” “也处理邮件的那家？
” “对。
那家杂货店好像叫三木屋，它跑到了邻村。
” “搬家了？
” “不是，地点好像没变。
说是好像，是因为光保先生的记忆也不是那么明确。
总之，光保先生姑且忠实地照着他模糊的记忆前进，而记忆中的建筑物，几乎都位于记忆中的位置上，所以他觉得应该没有错。
然而……” “然而？
” “他望向那些建筑物的门牌……村名竟然不一样。
上面的地址在他的记忆中，应该是邻村的。
” “这种事常有吧？
和邻近人口过少的村落合并，所以地址改了吧。
” “有可能，可是不止如此。
那里不是什么杂货店，住的是完全不同的人。
” “杂货店一家人搬走了还是过世了，别的人住进来了吧。
” “也不是。
那里住了一对光保先生素未谋面的老夫妇，说他们已经在那里住了七十年。
听好了，七十年呢。
” “这……”他们说谎，或者是光保先生……“……搞错了之类的，他弄错路了。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” “是啊，你说的没错。

或许是在恰好相似的地方、相似的地形上，有着相似的人家。

于是，光保先生尽管有些混乱，但还是姑且朝着村子的中央地带前进。

也就是佐伯家所在的地方。

结果……” “结果？”

” “路完全一样。

路边的地藏石像和柿子树等等，光保先生全都记得。

”这不就叫做似曾相识(déjà vu)吗？

觉得看过不应该看过的景色，对不曾去过的地方感到怀念--这些大部分都是大脑在骗人。

是记忆混淆罢了。

所谓现在，其实是最近的过去。

认知到的瞬间，那就已经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过去了。

所以若是以量来捕捉时间，无与有的接点正是“现在”。

接点虽然存在，却没有质量。

换言之，狭义中的“现在”，数量上等于零。

过去无休无止地不断增加，未来则当然是--无。

我们总是站在源源不绝地增殖的过去这个队伍的最前端，前方空无一物，所以未来也不可能预知。

所谓似曾相识，只是那邻近的过去，不经意地与更遥远的过去重叠在一起罢了。

也就是所谓的--错觉。

我这么告诉妹尾。

编辑点了几次头。

“光保先生也认为就是您所说的错觉。

可是他愈是往前走，这个想法就愈动摇。

记忆中的家家户户，完全位在他记忆中的位置。

也有一些人家和杂货店一样，住着不同的人。

大部分住的都是老人，一问之下，他们同样告诉光保先生，说是从以前就住在这里了。

” “从以前是指……？”

” “哎，就是从以前吧，他们都是老人了嘛。

其中也有几家成了空屋，光保先生忍不住进了屋里。

虽然外表符合记忆，屋子里却完全陌生。

有些人家的家具还留着，他打开抽屉一看，里面放了几张泛黄的照片，上面的人从没见过。

”这……果然是错觉。

若是强词夺理，强加解释，这番话可能会变成超常现象；若是听个不留神，就会变成怪谈。

即使如此，这还是错觉吧。

如果再次比喻，时间就像湍流。

湍流中的河水原本应该毫不止息地流动着，但是如果在河中筑起水坝，挡住水流，即使只是暂时，水坝还是会承受到相当大的负荷。

不仅如此，水流只要停止，就会变得混浊，然后逐渐地溢满，终究还是会流失。

记忆这种东西，如同老旧梳子的梳齿般逐渐缺损。

但是，缺损的部位会以某些形式被填补起来。

记忆重复着缺损与补足，逐渐被篡改。

而且是符合期待地……” “这……所以说，人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全记得吧？”

假设十件事里记得五件好了，而五件事当中恰巧有两件符合，虽然有三件事不同，但是当事人也不知道忘掉的那五件事都不符合吧？”

结果明明只有两件事符合，却会连同忘掉的五件事在内，认为一定有七处符合。

所以说，妹尾先生，那是另一个村子。

” “可能是吧。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”妹尾干脆地同意了。

原本预期对方的反驳，结果我的愚见就像扑了个空，烟消雾散了。

“那、那样的话……”“没错，是错觉。

那个叫光保的人是有些难以捉摸，不过还是40具备一般的判断能力的，所以他好像本来也以为是自己走错路，或者是记错了。

但他还是觉得'就算是弄错，这也太相似了'，边往山路还是田间小径走去。

然而光保先生愈是接近，愈觉得情况不对。

眼前没有田地，杂草丛生，甚至长着树。

他分明是往村子中央前进，景色却变得仿佛远离村落，跟记忆中完全不像。

”“他果然还是搞错了吧。

”“光保先生也这么认为。

然后，他总算来到村子中心相当于佐伯家一带的地方。

然而……”“然……然而？”

”“那里是深山，或者说丛林……好像完全没有人迹。

可是啊……”“请不要吊人胃口呀。

”“我没有在吊您胃口呀。

即使如此，光保先生还是觉得，就算搞错了，若只看地形，他仍然认为到过这里，于是四处张望……

”妹尾说完，缓缓地转动脸以及视线。

”……结果，他突然感到害怕，落荒而逃了。

”“什么？”

”“因为佐伯家就在那里。

从大门到屋顶，与记忆中的建筑物完全相同。

不过看起来已经久无人居，成废墟了。

”“这……”“没错。

这也是错觉吗？

还是幻觉？

又或者是非常相似的建筑物？

虽然不明白，但是光保先生说那一栋格外宏伟的建筑物，与记忆中一模一样。

”忽地，一阵恶寒。

“请、请等一下。

你刚才说的，是村子消失的事件……吗？

”妹尾点点头。

“可是妹尾先生，如果是民间故事也就算了，现在可是昭和时代呢。

怎么可以只凭这些就说村子消失了呢？

虽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但那应该是偶然吧。

应该是那个叫光保的人走错路，去了另一个环境非常相似的村子罢了吧？

”“可是啊，关口老师，光是地形或建筑物的话，还有可能是错觉，但是邻村的村名……与光保先生记得的一字不差呢。

这一点说不过去吧？

”“唔，或许是如此，但也可能是他跑到了另一边去呢。

得先确认这点才行。

不是有地图吗？

”“没有。

”“没有？”

”“没有，那座村子本来就没有记载在地图上。

旧地图的话，因为人口太少，只画了一座山而已。

”“可是，妹尾先生，参谋本部的陆地测量部--也就是现在的建设省吧？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那个机构不是从明治时期开始，就持续在进行测量调查吗？

战后联合国应该也下令要尽快修复地志、地图等等。

有些地图的缩尺比例，甚至连每一户人家都有记载。

不可能那么荒唐，会有村子没画在地图上的。

“哦……”妹尾蜷起了背，“听说那个地区颇为混乱不清。

最近的地图当然是有，不过上面好像只有邻村……”邻村确实存在。

然而……却有地图上不存在的村子……这种事可能在日本发生吗？

“……说起来，什么地图修复、地志调查、地形测量，也都是从都市地区开始进行吧？

山区都被摆到后头。

而且不管再怎么详细调查，也没有树海的地图，不是吗？

“应该……没有……可是……”“不过那个村子好像没有树海那么落后啦。

“警……警方怎么说？

警方应该有记录吧？

既然当时都设有驻在所了。

“这个啊，资料好像毁于战火了。

警方相关人员不是战死就是退休，再加上警察法经过几次修正，据说记得当时的事的，已经只剩下几个人了，而且都只有零星的记忆。

“那……政府机关之类……对了，还有政府机关啊。

不可能有政府机关不知道的地址吧？

而且应该也有户籍。

要是没有地址，就没办法征税了。

“没错，当然光保先生也调查过了。

但是听说政府机关的记录当中……也不存在这样的村子。

“不存在？

“怎么可能？

“可是就是没有。

也问过邮局了，一样没有。

不过关于这一点，倒是可以作出一些推理。

我想那个 hebito 村只是一个俗称，实际上登记的土地数据是别的名称。

所以搞不好那块土地的名称原本和邻村是一样的。

“居民的户籍呢？

光保先生应该记得居民的名字吧？

“不可能没有户籍。

为了广为征兵，政府连山村离岛都不放过，仔仔细细地查遍了每一个国民的姓名、出生地、住址、亲属关系。

日本不可能有人没有户籍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，一定都被登记在册、加以管理。

“户籍在战争时期好像也几乎全遗失了。

我还以为那一带不像东京，遭受到的空袭应该不怎么严重，这算是一种偏见吗？

当然，户籍什么的很快就补齐了，不过数据登记的全都是现在住在那里的居民，没有半个光保先生记得的名字。

“姓佐伯的人呢？

“没有人姓佐伯。

“没有？

……”“与其说是没有，应该说是不知道。

别说是住址了，连是生是死--不，现在连那户人家是否曾经存在都无法确定。

“妹尾说完，又发牢骚似的说：“人这么多，就算是国家，也不可能每个都掌握得住吧。

“心情变得十分复杂。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我并非强烈反对，只是隐隐地，老早以前就对以国民的身份被国家登录这件事感到抗拒。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征兵，历经苦难之故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不愿意被国家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给管理。

可是……例如说，只因为没有户籍，连存在都无法证明的话……那也教人不愿意。理由我明白。

如果社会是一片汪洋，个人便是漂浮其中的藻屑。

如果历史是沙漠，那么人生就只是一粒细沙。

即使如此，对于人类而言，只有自己的人生才是全世界。

只有透过自己的眼睛知晓的世界，才是惟一、绝对的世界。

所以如果不将一粒细沙与沙漠视为等价，不将藻屑与汪洋视为等价，人就活不下去。

人无论如何都想相信自己永远是自己。

对个人而言，否定个体就等于否定全世界。

所以个人总是强调：我就是我。

然而，我真的就是我吗？

有时候我无法确信。

我不晓得今后我是否一直都能够是我。

所以会想要证据，想要别人来保证“你就是你”。

客观的记述在这种时候特别有用。

借由被记录，个人能够暂时获得一种被历史认知的错觉，感到安心。

尽管是因为存在所以有记录，而不是有记录所以存在。

——本末倒置……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编辑推荐

《涂佛之宴:宴之支度(上)》：京极夏彦超长人气巨作汹涌来袭，六种妖怪一一现身；如果记忆证明是错觉，如果现实只是谎言的产物；在不老不死的传说中，是谁在操控一切？

我是拥有不死之身的肉块、返老还童的仙药、能使伤处完好如初的秘药，赐予众人长生不老的美梦。来吧！

匍匐在我的脚下，我将让你不老不死，无病无痛，且与天地同寿……与其说京极夏彦是一个推理小说家，不如把他当成一名孜孜不倦构筑奇异空间的建筑大师。

他的文字仿佛魔力晶体，将司空见惯的日常空间，折射成我们闻所未闻却又入情入理的诡异世界。

<<涂佛之宴·宴之支度(上)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